

欲望的金苹果

著／米兰·昆德拉

译／曹有鹏 夏有亮



目 录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1
哈威尔博士十年后.....	25
情爱闲谈.....	62
没有人会笑.....	97
搭便车游戏.....	122
遗 孀.....	142
爱德华与上帝.....	165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刻意追求的，只是追求本身，
而不是追求的对象。

——希莱塞·帕斯卡

马丁

马丁能做我不会做的某件事——能随便将某个女人挡在任何一条街上。可以说，随着时日的推移，通过马丁的这一技能，我既了解了他，又受益不浅。我喜好女人，一点也不弱于他，尽管我并不赞同他的鲁莽、轻率。在另一方面，马丁还有一个谬见，即所谓“捕获”一个女人，有时只是出于鉴赏，他过去常常挡住女人多半是缘于这一动机。正因为如此，他常说，他愿把一个球无私地传给队友，然后队友打了门，获得了赞美，这不是他没有某种痛苦，而只是由于他喜欢前锋。

上个星期一下午下班后，我在瓦克拉维广场的一个咖啡馆等他，一边潜心读着一本厚厚的关于伊特鲁里亚人文化的德文书。这本书是通过大学图书馆从德国借来的，我已经借了好几个月了，现在借书的期限眼看要到，我就象对待一件

* 此篇英文原名为：The Golden Apple of Eternal Desire

遗物一样想赶快读完它。马丁叫我等他，我就正趁着这等待的时光翻看书本，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

不管什么时候，我一想着古代文化，怀旧之情就会袭上心来。或许这没有什么，这只是对那一历史时期的甜美舒缓的生活情调存有羡慕：古埃及文化的纪元绵延了几千年，古希腊文化的纪元也绵延了近千年。在这方面，每一个人的生活也类似于整个人类的历史，首先，它也是一段非常悠缓的时期；而后就慢慢加速，至最后速度愈来愈快。遗憾的是，我和马丁都发现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愈来愈快的时不我待的时期，而且就是在两个月前，马丁已迈入了四十岁。真是岁月不饶人呀！

但马丁说：“一切都依靠一个人的能力抵抗法律。”这句话意味着国家之法律还是在其次，倒是更多的意味着自然法则规律——诸如生态法则，时间法则等。马丁在抗拒着他的四十岁：他的冲动奔放，他的烦乱不宁，他的不可救药的孩子气，都是对这一自然法律抗拒的最有力的明证。

艳遇之始

就是他打乱了我的思绪。他突然在咖啡馆的玻璃门后冒了出来，并向我点了点头，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同时作了个鬼脸，在他那个方向的一张桌子旁，正坐着一个女郎，她的面前还放了杯咖啡。他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双眼几乎未从她身上移开过，并对我说：“你说那个妞儿能打多少分？”

我感到害臊。我一直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这本德文书，只是由于他，我才注意到了那姑娘。我得承认她确实很美

丽。这时，那姑娘站了起来，对一个结了黑色蝴蝶结的男侍者说，她想结帐。

“也结帐去！”马丁命令着。

我们想我们会勾上这女郎，幸运的是她走向了行旅寄存处，她把一个购物袋存在那里，而服务员找了好一会，才把那女郎的购物袋找出来放在柜台上，女郎给了服务员二十赫勒。这时，马丁把我手里的书夺了过去。

“把它放在这里多好。”他大胆而又冷漠地说，同时小心地把书塞进了姑娘的袋子里。姑娘惊讶地看着，无以言对，不知所措。

“拿在手里总不舒服。”马丁继续说，当姑娘想提袋子时，他对惶惑的我说你总得找点事做。

这个年轻女郎是一个国家医院的护士。她说她住在布拉格，现在得到佛罗伦茨赶末班电车，说话时反回头看了一眼。去车站的路程虽然很短，可足够我们说一切必要说的。我们赞同在星期六一定去B地拜访这个惹人怜爱的妙龄女郎，马丁还意味深长地暗示，她一定还有一些漂亮的同事。

车站到了，我把袋子给了这位年轻的女郎。她开始伸手去拿袋里的书，马丁用一个庄重的手势阻止着她，并说我们会在星期六去取书，而她也可以在这段时间细读一遍。女郎带着迷惑为难的样子笑了笑，接着电车就把她带走了，我们向她挥了挥手。

我想，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哩。我期待了这么久的书籍，忽然借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想到这些，我就很烦厌。不过，我很快就感到有种愉悦，有种因这疯狂的行为迅速使我

振奋而带来的愉悦。而马丁却立即开始在盘算着，如何找个借口向他妻子解说，他得在星期六下午和晚上外出（在家里他有一个年轻的妻子。糟糕的是，他很爱她；更糟糕的是，他还很害怕她；再有更糟糕的是，他也牵挂着她）。

一次成功的勾搭

因为我们要远足，我用一小笔钱租借了一辆菲亚特小轿车，它十分雅致可爱。星期六两点钟，我就驾车到了马丁的寓所前，马丁正等着我。接着，我们就出发了。时值七月，赤日炎炎，热气袭人。

我们想尽快赶到目的地，车子经过一个村庄时，我们看到两个年轻人穿着游泳裤，满头湿发，极富情趣，就把车停了下来。那边有一个湖离他们并不远，就几步之遥，或者说扔颗石子就能落到湖里。我不再如刚才那般嗜睡，昨天晚上，天知道我烦些什么，辗转反侧，直到凌晨三点，才浅浅入睡。我想要使自己振作起来，马丁也想到要去游泳。

我们换上了游泳裤，跳进水中。我潜入水中，很快就游到了另一边。马丁也大胆地潜下水，洗了一下自己，又钻出水面。当我重又游回岸边时，我看见他正被什么牢牢吸引住了。岸上有一群少年正在嬉闹叫喊，不远处还有一些当地年轻人在玩球，但马丁却是一直在凝视着一位强健可爱的年轻女郎。她背对着马丁，大约只相距五十来步远，她静静地坐着，凝望着一泓湖水。

“你看。”马丁说。

“我正看着哩！”

“怎么样？”

“我能说什么呢？”

“你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们得等她转过身来，”我建议道。

“不，何必哩！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至少得让她注个册，”马丁说着，转过去对一个挨他不远的一个正穿着游泳裤的小男孩说，“说说，小家伙，那边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他指着那个姑娘。她仍呆在那里没动，很显然，她很冷漠。

“是那里的那个吗？”

“是的，就是那个。”

“她不是这里的。”小男孩说。

马丁转向一个约摸十二岁的女孩，她正坐在他身边，进行着日光浴，他问她道：

“说说，小姑娘，你知道那边那个姑娘，就是站在岸边的那个姑娘吗？”

小姑娘温驯地站起来说：“就是那边那个吗？”

“是的，就是那个。”

“那是曼卡……”

“曼卡？曼卡什么？”

“曼卡·潘库……特拉普利茨的……”

姑娘仍站在那里，背对着我们，望着湖水。她弯腰拾起她的游泳帽，整了整，然后戴在头上。马丁在我身边说：

“那就是从特拉普利茨来的曼卡·潘库，现在，我们可以游

过去。”

他完全平静下来，而且很满足，除了余下的旅程，很明显，他不再想任何事情。

一个小理论

这就是马丁所说的“注册”。从许许多多的经历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勾引一个姑娘并不是件难事——如果在这一领域我们很有抱负，那似乎还有好多的姑娘我们还没有引诱，我们还大有潜力可挖。

因而，他断言“注册”总是必要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会，我们都要尽可能地去搜集，让大量的姑娘“注册”在案。换言之，就是要在笔记本上或是记忆中（马丁经常依靠他的记忆），登记或记住那些吸引我们的，或者我们日后某一时候可以接触亲近的女人的名字。

“接触亲近”是较高的活动水准，它意味着我们将能与女人有特殊的接触：和她交朋友，与她亲近、约会……

喜欢自负地回顾的马丁，注重与他做爱的女人的芳名。但由于他更充满期待，朝向未来，所以他更时时留意，以便拥有大量的“注册”的和能“接触亲近”的女人。

在接触亲近这层关系之上，只存在最后一个活动水准了。从马丁的情况，我可以高兴指出，那些除了追求这最后活动准则外，不再追求任何事物的男人，都是些不幸的、老式的男人，他们使我想起了乡村足球运动员，尽管他们毫不思考把球压向了对方的球门，但却忘记了一个带着鲁莽性急的欲望的射门是很难成功的。（许多以往的球也会这样）。

但这样的比赛，谁能说是不公平合法的呢？

“你想在某个时候去特拉普利茨找她吗？”我问马丁。
我们重又驱车行驶着。

“不知道。”马丁说。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开头顺利。”我接着说。

游戏与需要

我们心绪极佳，驾车到了B地的医院。当时大概是三点半左右。我们在前厅给我们的护士打了电话。不一会，她就下来了，戴着帽子，穿着白色的制服。我注意到她面庞羞赧，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

马丁立即和她攀谈开来，但姑娘告诉我们说，她要到7点钟才能做完她的工作，我们须在医院前等候她。

“你已经跟你的朋友商量好了吗？”马丁问道。姑娘点了点头。

“商量好了，我们俩都来。”

“太好了，”马丁说，“但我们为什么不把见见我们的同僚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呢？”

“那行，”姑娘说，“我们可以临时去拜访她，波茨赫娜就在内科病房。”

当我们慢步走过医院的庭院时，我怯怯地说：“我不知道你把那本厚书带来了没有？”

这位护士小姐点了点头，并说带来了，就放在医院里。我的心里如释重负，我坚持我们最好先把它取来。

当然，这对马丁来说是不恰当、不体面的，我这样公开

地表现出的对书的偏爱，是超过了对一个正在面前的女人的偏爱的，但我真是没办法。

我承认，由于我看不见这本关于伊特鲁里亚文化的书，这些天我真是为此痛苦不堪。而且，这完全是通过极大的自我压抑，我才禁欲地隐忍了这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不希望去破坏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对我颇有价值。通过这么些年，于今我懂得了欣赏这样的游戏，并使我所有的个人爱好和欲望都服从于它。

当我正欣喜于和我的书重聚时，马丁却继续与那个漂亮的护士交谈着，直谈到这个护士答应她将在霍特尔斯基湖畔的一个朋友那里借一个小屋以共度良宵。我们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最后，我们走过医院的庭院，到了一个小绿房子前，内科病房就在这里。

一个护士和一个医生迎面而来。那医生长得象根豆杆，而且耳朵凸出，模样滑稽。此时，使我更为尴尬难堪的是，我们的护士用肘挤了挤我。当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我笑了一下。马丁转向我，对我说：“看来你很幸运，农夫，你不值得有一个如此美艳绝伦的妙龄女郎。”

真是惭愧，因为我所看着的只是那根“豆杆”，不过，我还是假装地表示了赞许。毕竟，就我来说，这没有任何伪善。换句话说，我坚信马丁的“口味”要比我强得多，因为我相信，他的“口味”是有比我大得多的“兴趣”作支柱的。在一切事物上，我喜欢尊重客观和秩序，即使是情爱之事——在情爱方面，正是一些失误导致了一种反复无常的情况的出现，因此，我对一个行家的见解，比对一个业余爱好者的

见解要敬重得多。

也许有人认为，我称自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是虚伪的——我，一个离了婚的男人，现在又正与这事发生着关系（很明显，这事于他决不例外），但我仍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或许会被认为是一个在马丁所过着的“生活”中“游戏”的人。有时，我有一种感觉，我的整个杂性生活仅是效法其他男人的结果，尽管我不否认我已爱上了这种效法，但我难免要去模仿，同时，有时我又觉得某种做这些是完全自发的、滑稽的和可有可无的感觉。我对马丁性生活背后存有一些怀疑，我决不是要将这些怀疑消除，而变成无条件地接受他的那些作法，这好比描述一个美术馆的观光者或异国游客，他们也对所看到的一切有他们的怀疑，而不能叫他们无条件地什么都接受一样。很明显，马丁对这些做法有他个人的看法，通过他所说的一切，我认为他对一个女人的评价主要注重两点：即女人的原始本性和她们对男人的必需本性。

甜蜜的家

当我们在医院外面等候时，马丁指出，现在一切进展顺利，他点点头说：“当然，我们得抓紧点，我必须在九点钟赶回家。”

我惊讶地回答道，“九点钟？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八点钟离开这里。我们不是无缘无故来这里的！我还指望在这里度过整个夜晚哩！”

“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少罗嗦。”

“但为了一个小时，驱车来这里有什么意义？你能在七

点到八点之间做些什么？”

“什么都能做，正如你已注意到，我已经掌握了小木屋，所以，一切事情都将一挥而就。现在就看你了，你应该证明你有足够的决心。”

“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在九点钟回家？”

“我答应了吉尔桑卡。她在星期六睡觉前常常要玩几圈兰米牌。”

“呵，天啦……”我叹息道。

“昨天，吉尔桑卡在办公室里又不顺心，所以，我得在星期六给她这一点欢乐，难道不应该吗？你知道，她毕竟是我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女人。”他接着说，“无论如何，你应该高兴，你仍将在到达布拉格前度过这整个夜晚。”

我知道反对是没有用的。马丁对他妻子思想的安宁的担心将永远不会平息，他的信念——时刻有着永无止境的情欲——决不会为任何事物所动摇。

“来，”马丁说，“到七点钟还有三个小时，我们不要虚度了！”

骗局

我们沿着当地一个公园的一条宽阔的道路出发，这条道路是专供居民们散步兜风的。我们细心看了好几对从我们身边经过、或坐在长凳上的姑娘，但我们并不太喜欢就这么看着她们。

必须承认，马丁很快与她们中的两个搭上了话茬，而且加入了她们的谈话，最后还居然与她们谈成了一次约会。但

我知道，他这样做并不意味是严肃的。这就是所谓的“练习接触”，马丁时时在表演着这种“练习接触”的把戏。

“弄点喝的来，我太渴了。”我对马丁说。

我们找到了一个上面标着“咖啡”字样的建筑物。瓷砖房子散发出一种寒冷和敌意的气味。我们走到柜台前，向一个郁郁不乐的女人买了两杯柠檬汽水，然后把它们端到桌上，桌面潮湿，布满了肉汁，这一切都象在催我们快点喝走。

“不必为此烦恼。”马丁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丑恶有着它的积极作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想呆，人们来去匆匆，这样就产生了生活如行走一样的感觉，而且生活还迫使人要行走。我们不要让自己被这些激怒。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丑陋的地方安全地谈论任何事情。”他喝了点柠檬水，接着问道，“你还没有与那个学医的学生搭上吗？”

“自然联系上了。”我回答道。

“那她长得怎样？给我确切地描述描述她的姿容。”

我向他描述着那个学医的学生。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即使没有一个学医的学生存在。是的，或许这把我说得很坏了，但确实如此：我虚构了她。

我保证这样做并无恶意，既不是想在马丁面前卖弄，也不是因为我想牵着他的鼻子走。我虚构这个学医的学生，只是因为受不了马丁的恳求。

马丁声称我的活动很广，前程无量。马丁相信我每天都遇着了新的女人。

如果我诚实地告诉他，我不仅没有一个星期拥有一个新

的女人，甚至连接触女人都没有过，他就会把我看成另一个人。他或许会认为我很伪善。

正因为如此，早在一周前，我绞尽脑汁捏造出了有某个学医的学生已在我那里注了册。马丁非常满意，力劝我与她搭上关系，今天他是想核对一下。

“她的水准如何？她的水准是不是……”他闭上眼睛，在想象中寻找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就是我们互相熟知的朋友，“……她的水准是不是和马克塔相当？”

“那她强多了。”我说。

“是吗？不要说……”马丁诧异道。

“她有你妻子吉尔桑卡的水准。”

对马丁来说，他的妻子是最高的衡量标准。马丁听到这个消息，兴奋至极，他完全陷入了一种梦幻般的境界。

成功的勾搭

这时，有个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短茄克的姑娘走了进来。她走向柜台，要了一瓶汽水。她拿着汽水走到我们邻近的一张桌子上坐下来喝着，而后又站起来，她把瓶子靠在她的嘴唇，慢慢地喝。

马丁转向她：“小姐，”他说，“我们对这里很陌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姑娘微笑着。她笑起来更美、更动人。

“炎热袭人，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

“那就去游泳好了。”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想到一块了。不过，我们不知

道去哪儿游泳。”

“这里没有地方可供游泳。”

“那怎么可能呢？”

“这里只有一个游泳池，但近一个月来，游泳池没有空过。”

“去河里游泳怎么样？”

“河道正在疏浚呢。”

“那我们去哪儿游泳呢？”

“只有去霍特尔斯基湖，但去那里至少有五英里。”

“这没什么，我们有车。如果您能陪同我们真是太好了。”

“作我们的向导。”我说。

“确切点说，是作我们的指路明灯。”马丁纠正我道。

“不，我们的指路明星。”我说。

“我们的北极星哩。”马丁说。

“此时此地，我可以说我们的星星的光辉，胜过了灿烂的金星。”我郑重地说。

“您是我们唯一的星座，您必须与我们一道同行。”马丁说。

姑娘被我们的玩笑弄糊涂了。最后，她说她会去的，但她先得去有点事，然后拿了游泳衣后才能去。她要我们在这里等她一个小时。

我们很高兴。我们目送她远去，她那摇动着的臀部和摆动着的黑卷发，是多么逗人喜爱啊！

“你看，”马丁说，“生命是短促的。我们必须利用每

一分钟。”

友谊的礼赞

我们又走进公园，再一次细心地看了几对坐在长凳上的姑娘。奇怪的是，我们发现许多长相标致的年轻姑娘，她们的同伴却长得并不标致。

“这里面肯定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我对马丁说，“一个丑陋的女人总希望从她漂亮的朋友那里获得某种光泽，而对一个漂亮的女人来说，她们则希望从一个丑陋的女人那里反衬出她们更多的光彩。而我们却更尊重友谊，我们决不会因为意外事件而抛弃友谊，更不会互相倾轧，落井下石。而对友谊的审慎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总是件好事。我们可以互相谦让一个漂亮的姑娘，就象两个旧式的绅士永远进不了一间房子，因为他们都不想争先第一个跨过门槛。”

“是的，”马丁激动地说，“你真够朋友，来，坐一会，我的腿都疼了。”

我们坐着，面向太阳，惬意而舒适。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世界，忘记了一切。

白衣姑娘

马丁忽然站了起来（很显然，他的动作含有某种神秘感），凝视着公园里一条隔绝的小径。一个穿着白衣裳的姑娘朝我们走来，虽然还相距那么远，但我们完全能看清她的身段，她的面庞。她有一种慑人的、特殊的、极易觉察的魅力，我们还能看出她是那么纯洁和温柔。

当姑娘完全走近我们时，我们才知道她还非常年轻，介乎于孩子和姑娘之间。霎时，我们陷入了一阵骚乱之中，如坠五里云雾。马丁从长凳上猛地站起来说：“小姐，我是电影导演佳斯尼，您必须帮帮我们。”

他把手伸给她，姑娘带着惊愕的表情和他握了握手。

马丁朝着我点了点头，并说：“这就是我的摄影师。”

“卡里西。”我也伸出了手。

姑娘点了点头。

“我们在这里处境困难。我在为我的电影寻找外景地，我们的助手，他对这里了如指掌，他和我们相约在这里见面，但他还没有来，所以，现在我们呆在这个被乡村所环绕的小镇，不知道如何是好。”马丁取笑道：“我的朋友卡里西，总是研读着他的厚厚的德文书，但遗憾的是，在那里却一无所获”。

一提及这本被剥夺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书，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被激怒了：“遗憾的是，你不会对这本书有更大的兴趣了。”我回击着我的导演说，“如果你完全打算，而且不断研究你的电影，或许你拍的电影就不会那么肤浅，电影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废话……原谅我。”我带着歉意转向姑娘说，“无论如何，我们不想因对工作的争论而打扰您。我们要拍的电影是一部历史电影，它涉及到波希米亚的伊特鲁里亚人的文化……”

“是吗？”姑娘点了点头。

“这是一本相当有趣的书——看看。”我把书递给姑娘，当她听到我要她翻书轻点时，她是带着虔诚的敬畏的心